



作证

电影文学剧本选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辑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几位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五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剧本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电影特色很浓，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作证》和《我的儿子》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老干部、毒害青少年一代的罪行。《无花果之花》通过三个姑娘的恋爱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壮族青年在“四化”建设中的精神面貌，轻松愉快、别具一格。《沈括》反映了宋代科学家沈括的坎坷命运，很有新意。《阿Q正传》是根据鲁迅的原著改编的，改编者作了很好的尝试。

作 证

(电影剧本选)

柳 青等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26,000 字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000

书号: 10071·302 定价: 0.88 元

小 序

罗 荪

这本集子选辑了五个电影剧本，作者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第二期编剧进修班的同学。这五个本子就是他们结业的作品。

他们选择的题材各有不同，风格也不一样。这里选印的五个剧本有柳青同志的《作证》和包川同志的《我的儿子》，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毒害青少年一代的罪行。田芬同志的《无花果之花》，通过三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三对青年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技术，为“四化”贡献力量的喜剧。叶式生同志的《沈括》，是描写我国古代（十一世纪北宋时期）伟大科学家沈括的传记片。还有刘建国、刘水长、张梦瑞几位同志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

这几位青年作者大都有过一段文艺写作的经历，在参加编剧进修班之前，都已经发表过作品，包括电影剧本、话剧本和小说等等。有的本子已经摄制成片，有的已经在舞台上演出过。因此，他（她）们都是有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和修养

的。从作品中也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才能。特别是表现在作品并没有停留在追求故事情节的框子里，而着重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这是十分可贵的收获。

《作证》描写了一个青年战士郑声，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对青年一代的严重毒害，在他的脑子里灌满了被扭曲的“阶级斗争”和颠倒黑白的“无产阶级专政”论，随心所欲的栽赃诬陷、杀人灭口。当郑声被那伙法西斯认为可以信任的时候，就派他押解“叛徒”肖毅夫“还乡”。因郑声的祖父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所以他最恨叛徒，而肖毅夫是被指控为“叛徒”，也就是说他的任务就是押送一个“敌人”，他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严加防范和监督他的“罪犯”。但是在押送途中的所见所闻，却与他的主观认识完全相反。特别是到了田家湾，那里的群众并不以为肖是叛徒。在郑声看来，这里的群众“严重缺乏阶级斗争观念”，敌我界限不清，特别是福来嫂，是一个可以左右群众思想的关键人物，他下决心要做好福来嫂的工作，但是一番谈话，反被福来嫂摆出的大量事实，问得他无言答对。使他感到“这老婆婆说出的简单的道理，他却从来没想过。”他不仅没能以自己那一套“阶级斗争”的观点说服老婆婆，相反的却使他至少弄明白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可以为肖作证的是醒花，但传说她已死了；一个是原说醒花是“富农”，从福来嫂的谈话中方知醒花是一个童养媳，而且为了救肖毅夫出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开始使这个受毒化的青年战士的脑子里出现了问号，并且向领导汇报了两条：一是认为肖的叛徒问题有出入，二是醒花

不是富农。上面来的指示：立即转移。并告诫他，他的任务是监管而不是调查。他不禁要向自己提出问题：为什么不准调查？在转移的时候，他看到了群众对肖毅夫的真挚的感情，不断在增加着他的思想矛盾。这里作者写了两个细节，一是郑声悄悄地削了一枝树杈给肖做拐杖，一是出其不意地从肖身上夺过行李背在自己身上。行动表明郑声思想上的动摇，对押解的“犯人”到底是否真的是“叛徒”产生了疑问。此后，他虽仍然履行看管的职责，一直到他弄清真相的时候，完全改变了态度，甚至自己去坐牢，要放肖逃走。

郑声和肖毅夫的性格写得富有个性，特别是对郑声如何一步一步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中觉醒的过程，写得十分生动而又入情入理。作者通过两次泼掉洗脚水的细节，突出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罪行的剧本。

《沈括》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却很有新意。他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而被一群卑鄙的官僚所陷害、阻挠，终于被贬还乡。作者写出了一个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耿直的形象。例如群众为王安石上任祝贺时，沈不以为然，他认为王安石不是那样喜欢奉迎的人，他也做不来那样的事而拒绝了。而另一派是反对变法的，当时沈括受到株连，有人劝他只要承认曾与王安石有过不同的意见，可得赦免，但沈括表示绝不干落井下石的事。作品写出了一个人耿直不阿的性格。

《我的儿子》是用第一人称写，通过一个母亲的眼睛，反

映了一个儿童在“十年浩劫”里，幼小灵魂中所受的摧残。例如十岁的儿子洪实认为报纸上讲的都是真理，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在他稚弱的头脑里反映了一个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现实，显示了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局部的缩影。

《无花果之花》写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姐妹按照民族习惯自己外出寻找女婿，同三个山区的电影放映员的爱情纠葛。写得十分生动、活泼，而且各有性格。是一部很有风趣的喜剧样式的影片。作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女作家，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活，写过话剧、京剧和电影剧本。作者很喜欢用喜剧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除了这个本子之外，她写过《甜蜜的事业》和《她》等。

《阿Q正传》是十分忠实于原著进行改编的，作为一种学习实践，是有收获的。也正如作者自己说的，他们攻的是一个难关，但作为一种尝试，攻一攻难关很有好处。令人感到不够满足的是如何用这一段历史材料启发今天的读者，因为它是写给今天的读者看的。难度可能也就在此。

以上是我读了这五个本子的一些感想。出版社的同志要我为本集子写个短序。作为一个外行，我只能写一点读后的直感，并借此机会对这几位有才华的青年作者表示祝贺。他(她)们在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快速的步伐。我们的文艺队伍不断地增加着新的血液，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喜事。

目 录

小 序.....	罗 荪 (1)
作 证.....	柳 青 (1)
我的儿子.....	包 川 (73)
无花果之花.....	田 芬 (131)
沈 括.....	叶式生 (201)
阿 Q 正传.....	刘建国、刘水长、张梦瑞 (287)

柳 青



作 证

一个人的背影，他在雨幕中拼命跑着。他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时隐时现。

狂风暴雨吹打着芦苇荡，苇叶摇晃。

主题音乐——《这里是生养我的地方》起。旋律悠扬、深沉、扣人心弦。

肖毅夫，二十岁，一张朴实无华的脸。他嘴角紧闭着，强忍体内巨大的疼痛，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

“啊！——”强烈的加入了男中音声部的无字伴唱。音乐是抒情的，而画面的气氛是紧张的，声画明显的不协调。

肖毅夫回头望了一眼，用手抹掉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拼命向前跑着。推出片名：作证。

他斜穿过芦苇荡，几个保安团匪兵进画，在后面紧追不舍。

盛开的荷花被暴雨打落。画面一侧出现演职员表。

肖毅夫在湖中的堤埂上跑着。他不时拨开苇丛，它们又在他身后合拢起来，挡住他的身影。

匪兵追上堤埂。苇叶抽打在他们脸上，他们艰难地追逐着……

烟波浩淼的洪湖，满湖盛开的荷花沉沦在烟雨中。字幕完。

荷花塘尽头，一个河湾中静静地拴着一条小船。

肖毅夫向小船奔去。

他跳上小船，要解缆绳，发现船上没有桨。

匪兵向河湾追来。

无桨的小船在水中打漂。肖毅夫跳上岸。

天色暗下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向村子跑去。他踉踉跄跄，已经支持不住了。

肖毅夫扑在村边一家农舍的门上。

有人从里面悄悄拉开了门闩，门缝中闪出年轻媳妇醒花清癯的面庞。那双眼睛透出青春的美丽、隽智。她机警地望着，发现了倒在门边昏厥的肖毅夫。她蹲下来，扶起了他的头，他在发高烧。

肖毅夫：“……我是八区苏维埃的……”

“肖主席！……”醒花认出了他。“你的头好烫！”

“敌人！……”肖毅夫喃喃地说。

醒花急忙把肖毅夫拖进门去。

几个匪兵追踪而来，他们在风雨中辨认着。一个人指着远处模模糊糊的村子：“一定是逃到村里去了！”

“你看，那边！……”

河湾中的小船上跳上了一个人。她迅速将船划去。

匪兵们向小船追来。

小船钻入河边的蒿草之中，时隐时现。

匪兵在河堤上追着：“站住！”“站住！”他们向小船开枪了。

划船人矫健的身影。

在风雨和夜幕的掩护下，她把追击的敌人甩得越来越远。

小船突然拐进了一条小河汉，前方是河汉通往湖泊的剝口。她趴在船上，小船通过了窄小的剝口。她掀开斗笠，原来是醒花。

醒花驾船驶入荷花丛，荷花挡住了她的身影。……音乐止。

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在叙述：“……我被她搭救了，以后藏在她家柴棚子里养好病，就到湘鄂边去找红二军团。”镜头从白色的墙壁摇下，出现了老年的肖毅夫，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象木刻似的。他坐在墙角下，穿着军装，但领章、帽徽都被摘去了。

“哼！一个编得很不错的故事。”专案组长杨益仁气愤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你知道吗？在你没有到会的这天，沔阳县八区的七个党员在田家大屋被敌人一网打尽了！”他抛出了这句话，观察着肖毅夫。他四十五、六岁，穿军装，两只眼睛总在捉摸人。

站在门口的警卫战士郑声仇恨地盯视着肖毅夫。他二十岁，五官端正的象一幅招贴画，眼神纯朴而不灵活。

“我知道。”肖毅夫沉静地说。

“叛徒！你还想找人给你作证吗？”杨益仁冷冷地说。

肖毅夫摇摇头：“活着的人没有了。”

“那个媳妇叫什么名字？”

“醒花。……我只知道她叫醒花。”

“现在在哪儿？”

肖毅夫摇摇头。

“据查，她家是富农。你们串演了一出苦肉计。其中还有些隐私吧？”杨益仁的语调十分尖刻。

肖毅夫猛然抬起眼睛怒视着他。——那是崇高的东西被亵渎了才会有的目光。

铁窗外一个闪电，接着是一声闷雷。

大滴的雨水，冲刷着树叶。

小树在暴雨中挺立着。

郑声来到政治部主任杨益仁的办公室。他恭恭敬敬地：“杨主任。”

杨益仁很热情地招呼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押解肖毅夫回乡的任务交给你了。”

郑声严肃地点点头。

“他有什么反应？”

“他要求在走以前见见他的老婆、孩子。”

“不行。他的案子是军委办事组直接过问的。你这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很艰巨呀。”

“我明白。”

“要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免节外生枝。他是很狡猾的。”

郑声严肃地点点头。

“把他送到那里之后，再观察一段。要安置妥贴后再回来。”

“是。”

“遇到什么问题，及时汇报、请示。”

“是！”

“我们信任你。”杨益仁亲热地盯着郑声，紧握着他的手。

透过急驶的吉普车窗口拍摄：

车子从黑门洞里驶出；

驶过有解放军守卫的门岗；

驶在北京西郊公路上；

驶过钓鱼台门口；这时加入播送两报一刊重要理论文章的声音。

超过几辆写满大标语、插着群众组织的旗子、装着高音喇叭的广播车；打派仗的口号声喧嚣着。

驶过长安街；路两旁立着大红语录牌、贴着大字报，人头攒动。

驶过天安门广场；红旗、红卫兵队列，人流拥塞。……

变换为从行驶的火车窗口拍摄的景物：

火车离开了北京站站台；

辽阔的华北平原，护路的杨树一棵棵闪过；

穿行在铁路桥梁上，一根根钢梁迎面扑来。……

肖毅夫闭着眼睛，靠坐在列车窗口。他在痛苦的思考中睁开了眼睛，环视四周；

郑声拿着语录本在读。邻座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带着两个小女孩。母亲正给孩子剥广柑吃。三岁的朋朋两手拿着广柑，一只手往嘴巴里塞，另一只手伸向了肖毅夫。她笑着。

肖毅夫亲切地向她摆摆手，表示不要。

郑声注视着。

朋朋仍向肖毅夫举着手中的广柑，看他不肯接，又将广柑塞进自己的嘴巴，小嘴被填满了。

肖毅夫喜爱地笑了。

郑声不满的目光。

肖毅夫收敛住笑容。

男同志诧异地望望他们俩。

列车缓缓进站了。女同志边整理东西边对丈夫说：“晚上睡觉前，别忘了把朋朋撒尿。……”说着，她眼眶红了，拿起自己的手提包，悄悄离开孩子们。

大女儿薇薇发觉了，追着喊：“妈妈，你到哪儿去？”

过道中，女同志抚摸着薇薇的头，“妈妈转车去北大荒农场，还要走很远的路。你们跟着爸爸去干校，听话！”

男同志跟过来领薇薇，恋恋不舍地望着妻子。

座位上，朋朋站起来大哭：“妈妈！我要妈妈！”肖毅夫过去抱起了朋朋，哄着她，将她抱到窗口。郑声不满地一瞥。

车窗外，母亲被朋朋的哭声唤回来。她站在窗口，张惶失措地在口袋里乱摸着，终于掏出了一面小镜子，用它逗着朋朋：“看看，谁变成爱哭的小花猫了？”

车厢内，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拿着一个小包袱慌慌张张地走过来。路过郑声身旁，惊恐地回头望了望。不一会儿，两个戴着柳条帽、红臂章、拿着棍棒的人走过来，问郑声：“是不是有个老太太打这儿过去了？”

郑声用手向前指指，那二人追下去。

窗内，朋朋偎在肖毅夫的怀里，被母亲逗笑了。

小镜子中出现了她挂着泪痕的笑脸。

月台那边传来了吼声：“抓住她！抓住她！”瘦小的老太太被那两个汉子抓住了。象老鹰抓小鸡一般。

“你这个地主婆，还想跑哇！”

“我，……我不是地主。我男人当兵打日本战死了。”

“你吃地租不是地主？”

“我一个小脚女人种不了十来亩地……”

“看她还不老实！”

“你男人当的什么兵？国民党！”

人堆中，只见轮番举起的棍棒和皮带。传来老人的惨叫。

窗口惜别的一家吃惊地望过去。肖毅夫面色沉重。郑声却伸出头去看热闹。

火车拉笛了。女同志问郑声：“同志，您到哪儿下车？”

郑声：“湖北。”

“他们也去湖北，麻烦您照看一下。”

郑声点点头。

列车启动了，孩子们喊着：“妈妈！”

女同志在下面随着列车跑着：“听话！明年妈妈来看你们！……”她的身影越来越远了，声音也被火车的轰鸣吞噬了。

肖毅夫紧抱着又哭起来的小朋朋，用脸紧贴着她的小脸。

火车急驶着。

在这偎依中，小朋朋安静下来。用小手摸着肖毅夫的脸颊。

肖毅夫的心被触动了。深沉的眼睛……

回忆。一张照片：孩提时的女儿笑玲。她那圆圆的小脸上嵌有深深的酒窝，张着小手扑过来，口里在喊爸爸。女儿身后跟着显得年轻的妻子严漪萍，她张着两臂，怕孩子摔倒。镜头再拉出些，出现全幅照片：肖毅夫本人带着大校肩章，侧背影入画，伸出手去接女儿。

肖毅夫拿着这张照片，恋恋不舍地端详着。——这是在他家里。他的领章、帽徽已经被揪去，风纪扣敞开。屋子里正被搜查，书柜和写字台内的东西被翻得到处都是。郑声走过来，夺下他手中的照片，扔在桌子上。“快点！”

严漪萍拿着一条白毛巾走过来，塞在肖毅夫的挎包里。她比照片上的样子老多了，苍白的脸上戴着一副考究的眼镜，她担忧地望着丈夫。